

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  
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由  
是益奇愛陽

錄曰明非人主聖德耶然有斤斤之明有  
察察之明斤斤者明之盛也是故大明當

空萬方普照而隙光之小覆盆之末曾未  
嘗屑屑也察察者明之苛也是故燃犀照  
渚情狀必露而淵魚之細潛伏之微或不  
能舍之也雖然犀有物也明無物也以照  
渚則或明以映日則無光矣此漢明之所

○ 以辨於吏臆之情而昧於楚獄之濫也夫  
初光武在薊屬王郎起移檄構之乃令王霸  
募人於市將以擊郎遂趣駕出時天寒冽南  
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  
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

官屬大懼光武使霸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  
阻水還即跪曰水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  
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北至河河水亦合乃  
今霸護度未畢數騎而水解因謂曰安吾眾  
得濟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

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後謂官屬  
曰霸權以濟變殆天瑞也

錄曰此當與白蛇同應不當以白魚為比  
則神靈之祐庶幾稱矣

又曰所謂權以濟變者非詭道也事已屆

於危迫其幾間不容髮正豪傑用智之時  
設使踵候吏之言將不前阻水乎前乎李  
陵虜不敢逼後乎趙雲一身俱膽皆以此  
也若謂預知水合以決天瑞則霸非所及也

弘道卷之三十八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相八

智

君臣之智

三國志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躬耕畝  
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郡龐德公  
素有重名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德操為水  
鑑故劉備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  
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也

錄曰愚觀諸葛孔明乃知東京所養不可  
以易而得也人徒見黨人戮辱以為仁賢  
之禍而不知顧厨俊及乃長清德之風至  
孔明能知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  
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斯非龍德而隱  
者乎又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  
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非終日乾乾者乎又  
曰恬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往年  
與時馳意與歲去又非夕惕若厲者乎當  
時謂之卧龍良有以也然則三顧之勤乃

作新又錮之氣而時務之識其好還標榜之稱也歟

備諸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

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若微而眾寡然操遠近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

東已經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孰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

錄曰愚觀孔明之告玄德與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同一見也而不能恢復

帝業何耶蓋高祖之時三傑並用其禽魏取代什趙脇燕東擊齊南滅楚皆信之功也觀其言曰多多益善則與刺顏良誅文醜者大有間矣今發蹤指示周斯人也擊兇伐孤亦斯人也世豈能並濟哉加以操

之用兵彷彿孫吳而區區之蜀終老雲喪誰能為之巨臂甫孔明能走仲達或亦晚矣此高祖所以嘆公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孫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以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

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嘗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潯陽與蒙論議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

錄曰古之學何為乎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所以為誠也為信也今之學何為乎事欲求可功欲求成學之所以為欺也為詐也是故孫權未勸之前良心未鑿天理尚存何能見其刮目呂蒙既學之後復智

任數呈功計能非復吳下阿蒙矣然則非子明之受益乃雲長之當損乎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寡儔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

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率數十萬眾水坂俱下孤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張子布言宜遣使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眾逆而擊之此一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

智量淺狹是以不能知之也夫平吳之役其造謀定議發跡指示者預也諸將徒能得走獸耳故嘗身不跨馬射不穿札非其驕貴之靡乃由博學多通耽思經籍所造益深故有善不伐有勞不施耳而安不忘

危之一言足以超于衆見豈徒濟與渾之不如華與詭亦莫能及矣安能終損立功立言之本歟嗚呼可以法矣

唐書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癖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偏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錄曰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其此之謂與乎工輪扁至今猶且稱之以其言之曲盡而且達於事理不可以不察也是故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君心不正則治道皆苟弓工之所見殆王魏之不若歟太宗徒得其

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但能延問疾苦得失之所由而不能加慎於寡妻兄弟之所獨非好問用中之比也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

其二長故孤常以比方鄧禹也于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荒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錄曰愚觀破虜之言何其不情也公瑾之

成功一葦蜀君臣有以激之也不以為恩而反以為誚如是尚可釋琮而不擊乎來而不取反為人借以借者為短則借之者何如也甚矣權之為漢賊也至其巧於用詭以襲關羽不啻掩人之盜以為勝於子

敬克其類於穿窬之事猶可為之何恠乎稱說天命媚於瞞賊乎

晉書杜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

召信臣遺跡激用洩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揚口起夏水

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餘外通雲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錄曰夫智名勇功人誰不慕而欲識之哉書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名喪厥功人惟

惡得以上聞舜明四日達四聰故共鯀驩不能蔽也二臣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錄曰離之為卦也明兩作故為文明之象明夷之卦也明入地中故為幽暗之象此兼聽偏信之所由分也是為訓猶有信楊國忠以成天寶之難信盧杞以啟建中之亂信李訓鄭注以致甘露之變者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

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之廣一日萬幾  
雖後營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上  
意唯物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  
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  
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閱由宰相審熟便安然

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  
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司自  
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  
不盡已意

錄曰帝之言其君人之規箴歟夫不明而

喜察後世之通弊也是非不可以一人掩  
而惟慝已之可否則是非亂矣善惡不可  
以一人決而惟慝已之好惡則善惡惑矣  
功罪不可以一人斷而惟私已之與奪則  
功罪淆矣是故以不明自諉而責成於人

猶可言也以苛細自任而動疑於物不可  
言也天下至大而心思之所量者小兆民  
無窮而耳目之所及有限也故已有不便  
而令百司執奏則已無偏重之患矣人有  
未知而能選賢任能則人無廢事之憂矣

此貞觀之治庶幾可稱後之人君其諸念  
之哉

房玄齡明達吏事濟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  
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  
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

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  
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  
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  
人深相得同心狗國故世稱賢相者推房杜

馬

錄曰愚觀唐之房杜與漢之良平不同足  
未見其躡耳未見其附而史稱善謀何也  
曰此善藏其用者也夫以唐之太宗視漢  
之高祖其豁達大度有不同也是故以帝  
之神采英發舉世皆拜下風使為房杜者

畫一策則挾為己長運一籌則伐為己有  
如良平之自見豈能始終其業哉今上與  
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  
卒用玄齡之策君臣朋友之間豈非善藏  
其用者哉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  
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  
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  
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  
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

相

嫌疑應物敏捷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  
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稍明遠  
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  
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  
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

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  
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  
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  
於朋友馬周見事敏捷性甚貞正論量人物  
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

稍長性亦堅正每瀉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  
鳥依人人自憐之

錄曰帝之始也欲聞已過而及群臣其終  
也徧舉群臣而忘已過至他日之評魏武  
乃曰臨危制勝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

萬乘之才不足嗚呼合而觀之可以見帝之失得矣又何必曲相諛說哉

德宗詔郭子儀還以李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賤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

相入

九

都夜入其甲兵馬使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康元寶難曰君以兵請令公朝廷必疑此令公諷君為之是破其家也郭氏百口何負於君而為此手用濟乃止

錄曰宋岳飛之班師與郭令公之驩馬其意正同而老儒經生或責以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宜待中原克復而後聽命其與用濟之謀何以異哉

宋史太祖皇帝未嘗為學晚好讀書然性豁達不事矯飾京城新宮成御正殿坐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正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古之為君鮮能正心自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望慙庶幾以德

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耻豈如不為之而使臣下無間言哉

錄曰虞書之人心惟危非與慾也中庸之不親不聞戒與慎也帝之胸次可與玩於千仞高明之上夫何間然之有哉以唐太

宗能受書言尚為憎耻矧於飾非文過者手後世無能及矣

太宗勤於為學每臨朝後觀書自己自申然後釋卷詔史館脩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等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徧是書耳

錄曰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竊以為經生亦當體認性情傳求理趣至於誇多鬪靡徒勞而無益也若太祖之於二典不惟能讀而又能行繼世之後所當取法乃脩太平

相入

十

御覽之書支離破碎無裨實用雖日進三卷果何益哉宜乎田錫之不取也

田錫耿介寡合多智好禮嘗奏舊有御覽但分門事類無益聖心臣請別為御覽又集經史切要之言為御屏風置宸座之側庶治亂

興亡之鑒常在目矣其御覽序曰聖人之道布在方冊六經則言高指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諸史則迹異事殊非參會異同豈易記其繁雜子書則異端之說勝文集則宗經之詞寡非獵精義以為鑒戒舉綱要以

觀會通為日覽之書實日新之德則雖白首未能窮也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有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親而夙夜不忘也臣每覽經史子集取其語要輒用進獻日夕觀省則聖德日新與湯武比隆矣

錄曰愚觀漢宋二祖皆未嘗為學而能不失帝王之範圍唐宋二宗皆攻苦博學而反不免後世之譏議何也豈非所務於博聞強記而不切近於格物致知故其所就亦止於文詞字畫而不關於誠意正心乎

相入

十一

真宗徒能嘆美田錫以為天奪之速不能盡力章疏以收直諫之功何況一屏風之置哉雖別為御覽亦從然矣

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其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

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常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李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論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錄曰趙忠獻之讀論語可謂侈然自負矣然不知虎兕出柙玉毀積中是誰之過所以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李文靖之讀

論語可謂歉然自損矣然實能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所以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也嗚呼若人也其所先見謂之智其所不欺謂之仁兼以終身誦之謂之勇觀於聖言豈非不憂不惑不懼者歟

及沆為相王旦乃叅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盱食嘆曰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且不以為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

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叅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以拜丹既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且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

錄曰自商書聿求元聖之後孰有稱聖相者哉沆之先智洞若筆龜終宋之世一人而已

沆應接賓客常寡言外議以為無口匏弟維乘間為言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朝廷大小之臣皆得言事上封論奏了無壅蔽及下有司皆得見之若邦國大事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論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籠籠之事僕未能也

錄曰愚觀沆之所言莫不由盡後生之情狀其稱籠籠罩罩乃外示虛文中無實意果於世俗之態極為親切乃知聖相之智無不知也然則人豈可僥倖於市童之憐而甘心於識者之鄙耶

陳恕久領三司真宗初即位常命條具中外錢穀之數以聞恕又不進屢詔趣之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使知府庫元實恐生侈心故不敢以告帝嘉之

錄曰恕以心計任職本無足列然帝之侈心彼窺之已孰使恣而在天書之詐必不肯為且不足以望之矣錄之

曹彬克江南歸蕭然行李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榜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還時人嘉其不伐初彬之伐唐也帝謂曰俟克寧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足行也仗天威遵廟謨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帝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

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至是乃拜樞密使

錄曰彬之智識而可少哉以馬援而有染松之謗以王濬而有周浚之書君子居功之際不可以不慎也雖然彼拔劍擊柱攘

臂奮拳尚不能止區區使相曾無足介詩不云乎不伎不求何用不減彬之與美可謂交相得矣

張詠知益州時民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一郡囂然公訪於市肆乃歸明人言之遂詠其人即日帖然諭人曰妖訛之興沓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又方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衆始出忽高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呼萬歲復攬轡行衆不敢謹或以告韓琦琦曰當是時某亦莫能措也其智略大率類此常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若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未又曰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錄曰自孟子言穿鑿之後忠定之言吃緊已乎夫智不可鑿亦不可窮不窮則鑿不流則窮循理為順不竭為流是故止訛之術斷之聚也攬轡之呼敬之與也不斷不敏智之賊也失此三者一人不可治一步

不可行矧天下大事乎故曰忠定之言可謂吃緊矣

契丹寇澶州帝大駭以問寇準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願帝幸澶州同列聞之懼有欲退者準止之令俛駕起帝亦難之將還內準懇留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略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復問準準心知二人之謀若揚為不知者乃曰誰為陛下畫此策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美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所在人心崩潰敵勝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乃決計澶州

錄曰我明已已之變徐有貞倡議南遷賴子肅愍之言而止二事孰為難易耶以愚觀之澶淵之寇宋之衰職無關廟社莫安正統之變乘輿越在草莽朝野震動從違之間危亡反掌然當其時王欽若徐有貞

固自在也以二公之智何不亟去之而使皆得以媒孽其後何耶夫智臨之君黑白易分甘臨之主邪正難辨一旦狃於安富則驕侈生志其禍亂則釁孽萌此景德正統之時諠於二公之正議其事獲伸於前

而遭禍亦隨於後也聖人係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君子其可忽哉其可避哉

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攝非所以取威決勝也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殿前都指揮高瓊曰大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乃復入瓊隨立廷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

見御蓋諸軍皆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帝悉以軍事付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準不欲賂之以貨財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亦生心矣

相八

六

準蓋欲擊之使隻輪不返也時帝方厭兵乃曰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錄曰宋之澶州即今之大明也宋之都汴與今之都燕南北相距未為遠遠至契用之侵定州攻保州又攻順安軍又攻北平

若與今之入寇亦略相當宋既有魏能石普敗其前又有田敏王超拒其後故每與宋師戰小却即引去徜徉無鬪志而澶淵之役又有寇準獨當其前欲邀而擊之使隻輪不返而真宗一則曰許和二則曰厭

兵至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班之史冊豈皆溢說哉况漢唐和親惟守一策宋之誓書兼用二議盍不悉聞于朝俾君相擇之乎今年復河套明年易總治終歲不得寧居而惟幸其不來聽其自去

又有一等之說以為志在虜掠無防大事嗚呼此正吾之五餌何不一試而使生民肝腦塗地耶愚故因澶淵之事而進當路之人以為智者先務莫急於此

相八

七

弘道錄卷之三十九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弘道錄卷之四十

路一

智

君臣之智

晏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真宗召入與進士並試殊神色不

路一

攝援筆成文帝嘉賞之每訪以政事率用方紙小書已答并蒙封上帝重其慎密有智擢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生平善能知人故當世知名之士如仲淹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亦其婿也及為相益務進賢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得並用至於臺閣亦多一時之選帝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興治道至康定慶曆之間朝廷踴躍得人皆殊之力也

錄曰孟子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宰相之職可不務知人乎始以神童薦終以知人顯非不能三年而總小功之察者矣其卒為名臣不亦宜乎

范仲淹知延州先是各邊分兵詔總管領萬人幹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